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

且說徐良在屋上，正要拉刀躍將下去，教這紫面的知道知道我的利害。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，兩個壯士打扮，一個穿著一身重孝，放聲大哭，直奔房內而來。身臨切近，山西雁方才認出來了：一個是薛昆，一個是李霸，一個是王熊兒。王熊兒穿著一身重孝。皆因在毛家曠，王熊兒瞧勢頭不好，背著自己包袱，先就跑了。第二天，方才遇見薛昆、李霸，他們兩個人把毛天壽已死，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一遍。三個人商量著，無處可奔，只可是上圍城子與大太爺送信。就仗著王熊兒包袱內有些散碎銀子，王熊兒做了一身孝服，一路盤費，到了圍城子，天氣就不早了。到了門首，眾人一問緣故，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。眾人一聽，都慨歎了半天，並不用與他通報，就自己進來了。到得裡面，見了東方亮，撲咚一聲，跪倒身軀，放聲大哭。伏地君王問：「因為何故這麼大哭，穿了一身重孝？」王熊兒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，直到毛家曠毛天壽、王虎兒被殺，前前後後，細細他說了一遍。未了說：「我今特來報與大太爺三太爺知曉此事。」東方亮、東方清一聞此言，放聲大哭，大家勸解了一回。東方亮說：「眾位有所不知，我二弟性情古怪，他要在我們這裡住著，焉有此事。」大家一齊說道：「也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，只可打聽准喪在甚麼人手，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。」薛昆、李霸又把趙勝死的緣故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別的人俱未能看清，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，是兩道白眉毛，又是山西的口音。」房書安說：「眾位聽見了沒有？就是這個老西，我總疑惑著，早晚之間必上這裡來哪。」東方清言道：「正要找尋於他。他若不來，可是他的萬幸；如果要來，可算他是飛蛾投火——自送其死。」東方亮說：「你們暫且吃飯去罷，有什麼話以後再講。」薛昆、李霸、王熊兒俱都下去。

這時，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人來說：「員外爺在上，如今藏珍樓拿住兩個盜劍的了。」伏地君王東方亮一聞此言，吩咐一聲：「把兩個人與我綁上來！」不多一時，就看見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，大家說：「跪下跪下。」那兩個人挺胸疊肚，立而不跪。大眾一看，這兩個人全都是馬尾透風巾，青緞夜行衣，青抄包，青中衣，藍緞襪，扳尖灑鞋。一個是黃臉綠毛，一個是面似瓦灰，一塊紫記，怒目橫眉，立而不跪。東方亮一看，微微冷笑說：「你們兩個好生大膽，既要前來盜劍，也該打聽打聽才是，我複姓東方的，最喜歡綠林中的朋友。山林中的賓朋，海島內好友，准有幾百位，俱是出乎其類的英雄，拔乎其萃的好漢。我一生最惱的，是不打聽打聽我是什麼樣朋友，依仗你們的本領，前來竊盜哇，盜我藏珍樓的寶物哇，自逞其能，藐視我這個所在。我也不怕你們惱，慢說你們那樣本事，就是比你們強著萬倍，連我那個樓門也不用打算進去。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名姓，倘是問出來，要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認識，倒不好辦了。來！推出去與我砍了。」家人答應，立刻往外一推。

再說紫面天王一瞅這兩個賊，就有幾分愛惜，見他們進來時節，虎勢昂昂，挺胸疊肚，毫無懼色，後來向各人一瞅，就把頭往下一低，再也不瞅人了，倒彷彿是害怕的形象，剛要往下一推，就聽有人說，刀下留人。原來是赫連齊對赫連方說：「這個是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麼？」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，一語不發。赫連方說：「對呀！哥哥看他臉上這塊紫記，難道你就忘了不成？」赫連齊向著金家兄弟二人說：「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，險些耽誤了交情。」回頭說：「大哥，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，咱們這樣待承人家，可下不去呀！」東方亮說：「我焉得知曉，這是哪裡來的呀！」赫連齊說：「這就是朝天嶺梅花溝的四寨主五寨主，一位是鴛鴦太歲金永福，一位是綠面天王金水祿。」東方亮一聞此言，自己親身下去，與二人解綁，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實在劣兄不知駕到，如果知是二位賢弟到此，我天膽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，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。」說著，就一恭到地。金水福、金永祿雙膝點地，說：「我二人自逞其能，前來盜劍，冒犯天顏，身該萬死，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，恩同再造，慚愧呀，慚愧！」東方亮說：「二位賢弟言重了。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，前來助威，不料二位賢弟，也搭著是更深時候，無心墜落我的翻板，若非赫連賢弟看出，險些誤了大事。」金家兄弟說：「大太爺饒了我們，還說這許多謙虛言語，我們如何擔當得住。」東方亮說：「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，就是罵我一樣，咱們全都是自己弟兄，要是太謙，那還了得。赫連賢弟與他們見見眾位。」赫連齊這才帶著金家弟兄，先見了東方清，然後與群寇一一相見。

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氈來，先叫金家兄弟披在身上。東方亮復又問道：「但不知這下月□五日，那三位寨主，可能到我這裡來不能？」金永福道：「大哥，實不相瞞，有這裡請帖到了朝天嶺，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，這才提起了你老這裡有口魚腸劍，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，可沒見過。王玉就說，要見這口劍不難，他要上這裡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，還說要盜劍非他不成，除他之外，別無一人能盜。我們兩個人不服，就往這裡來了。不料我們二人被捉，多虧大哥寬宏大量，若不然，我二人早作了無頭之鬼，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，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？」東方亮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方才已然說過，我最好交友之人，待等□五日這個擂台一過，我只帶一名家人，同著二位賢弟，帶上魚腸劍，去到朝天嶺，見一見二位寨主，把寶劍也教他們二位看看。只要他們二位喜愛此物，我就把這個東西送給他們二位，又算甚麼要緊的事情。常言說得好，『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贈與佳人。』此劍乃是我用不著的物件，送與他們二位倒作一個贈劍之交，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。」金永福、金永祿說：「這位大哥，素好交友，名不虛傳。」群寇異口同音說：「你們與大哥交長了，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。」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。

山西雁把他們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。自己想，此處又沒有白菊花，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，倒不如上藏珍樓瞧瞧。自己拿定來意，蜚身回頭，從後坡飄身下去，直奔後面來了。又到了捫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，一直撲奔正西，過了果本園子，見著一段長牆，心中一想，方才那更夫說的，這個地方叫紅翠園，但不知這紅翠園是甚麼景致？剛走至那裡，就見裡面燈光閃爍，原來這個門卻在西邊，徐良繞到西邊一看，是花牆子門樓，黑漆的門戶，五層台階，雙門緊閉，旁邊有一棵大槐樹。山西雁要看裡面景致，就躡上樹去，往下一瞧，院子裡靠著南牆有兩個氣死風燈籠，一個八仙桌子，兩把椅子，大紅的圍桌上繡三藍的花朵，大紅椅披。桌子上有一個茶壺，四五個茶盅，一個銅盤子。靠著南邊，還有兩個兵器架子，長傢伙紮起來，短傢伙在上面掛著。靠著椅子那裡，站著一個大丫頭，約有二□多歲，頭上烏雲，戴些花朵，滿臉脂粉，鼻如懸膽，口賽櫻桃，穿著天青背心，葵綠的小襖，大紅中衣，窄小金蓮，繫一根蔥心綠的汗巾，耳上金環，掛著竹葉圈，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。徐良瞅著納悶，這是什麼事情？不多一時，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，約有二□四、五歲光景，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，青縐緞滾身小襖，青縐緞中衣，窄窄金蓮，腰繫青絹汗巾，滿臉脂粉，柳眉杏眼，鼻頭端正，口似櫻桃，耳上金環，沒掛著竹葉圈。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，丫鬟給倒了一杯茶。姑娘問丫鬟說：「你們小姐呢？」丫鬟說：「我們小姐身體不爽。」徐良見這姑娘品貌甚好，但有一件，說話之間，未語先笑，透著輕狂的體態。又聽姑娘問丫鬟：「你們小姐是什麼病？」丫鬟說：「渾身發燒，四肢無力，淨想躺著，茶飯懶食，也沒有什麼大病，就是受了些感冒。」小姐說：「叫她出來練兩趟拳，踢兩趟腿，只待身上出些汗就好了，你說我請她。」丫鬟無奈，進上房屋中去了。就聽裡間屋中說：「二妹子，今晚實不能奉陪了，我渾身作痛。」院中說：「叫丫鬟把你攙出來。」不多一時，丫鬟攙著小姐由房中出來，也坐在椅子之上，身子就要往桌子上趴。那姑娘說：「你活動活動，玩玩拳，踢踢腳，咱們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。」這病姑娘可不像那個的打扮，珠翠滿頭，紅衫綠裙，可是透著妖淫氣象，品貌有□分人材。那穿青的姑娘說：「我與姐姐脫衣裳。」那個姑娘再三不肯，說：「好妹子，你饒了我罷，若非是你叫我，連房門都不能出來，我還得告便，實在坐不住。」說著，仍然站起身來，晃晃悠悠走進屋中去了。

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？這就是東方亮兩個妹子，一個叫東方金仙，一個叫東方玉仙。這兩個姑娘，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。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，從小的時節，東方保赤愛如珍寶，上了□歲時習學針線，嗣後就教她們練武，到了□五、六歲把功夫就練成了。東方保赤看看要死啦，一想，姑娘要不會武藝便罷，若是會些武藝，必然性傲，必須要教給她們一點絕藝方可，

一個就教了一對鏈子架，一個是教了一對鏈子錘。除此以外，刀槍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。東方保赤一死，這二位姑娘就單住一所院子，後來她娘一死，姑娘漸漸大了，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。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，與哥哥說明白了，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童，不許入紅翠園去。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，俱是些個匪人，倘有人過後邊去，不論是誰，都要結果他的性命。就是東方亮私通王爺，這玉仙苦苦勸了數□餘次，她哥哥也不聽她的言語，金仙卻連一次也沒勸過。這是什麼緣故？金仙遲鈍，素常不喜說話。玉仙姑娘是精明強乾，足智多謀，性如烈火，口巧舌能。如今已然二□五、六歲了，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，誤了自己青春。每日晚間，必要操練自己身體，可巧這日晚間，金仙身體不爽，不能陪著玉仙玩拳踢腿。玉仙想出一個主意來了，叫丫鬟拔去頭上花朵，挽袖子打拳，這丫鬟名叫小紅，伺候玉仙的丫鬟叫小翠，這兩個丫鬟的名字，就由紅翠園所起。小紅回說：「我那拳沒學會呢，打的不是樣兒，反教二小姐生氣。」玉仙非教她打不可，丫鬟無奈，這才把釵環花朵摘去，拿了一塊絹帕把抓髻兜住，繫一個□字扣兒，汗巾一掖，袖子一挽，說：「哪樣打的不是，二小姐千萬指教。」徐良正要看打拳，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晃。要問這黑影兒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